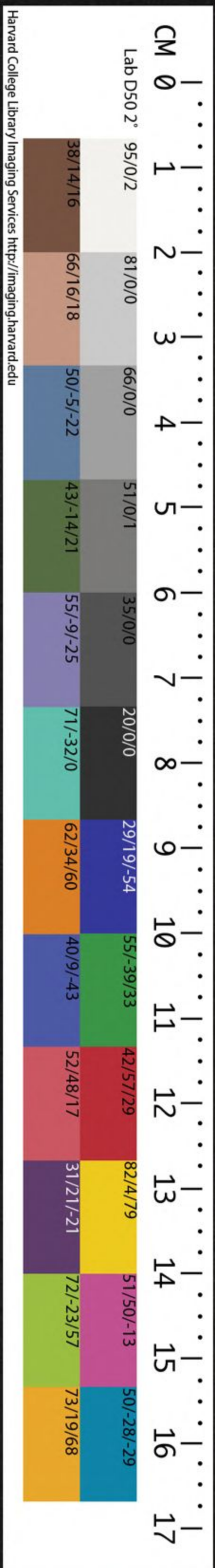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T 2516/7928(94)



卷之
而九
九十二

唐十四

史緯卷一百九十二

唐書二十三

列傳

韋臯

韋臯字城武京兆人知隴州行營留事德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鳳翔節度使張鎰叛歸朱泚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留部將牛雲光以兵五百戍隴上雲光謀請臯爲帥將劫以臣泚別將翟曄以告臯雲光懼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使曰太尉已爲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雲光從之臯迎勞詐受泚詔而讓雲光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館珍藏印

白既去復還何也對曰向未知公受命信也今還願與公同
事臯曰將軍苟無他圖請釋甲以安衆雲光以臯諸生無能
爲乃命士委甲仗臯受之而內其卒明日置酒大會雲光與
泚使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殺之泚復拜臯鳳翔節度使臯
斬其使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授臯隴州刺史置奉
義軍拜節度使以寵之貞元初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
蠻羈附吐蕃每入寇以蠻爲鄉導臯遣使招徠之稍通西南
夷明年雲南欵邊求內屬臯與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約
絕吐蕃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臯遣精卒二
千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太酋乞臧遮遮等虜墜巖谷死

者不可勝計獲牛馬鎧仗不計遮遮尙結贊之子大將已叵
屯柵以次降進吏部尙書夢衝復與吐蕃盟臯遣別將蘇危
召之詰其叛斬於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蠻部震服乃建安
夷軍於資州控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朝議
城鹽州慮虜來撓襲詔臯出師牽制之臯命大將董勔張芬
分出西山靈關破峩和踰的博嶺遂圍維州焚劔山屯南道
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於是西山八國羌女訶陵南水
白狗逋租弱水清遠咄霸諸酋長皆因臯請入朝乃遣幕府
崔佐時由石門趨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
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蠻徑北谷近吐蕃

故臯復之由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青溪關號曰南道詔臯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進同平章事十三年復嶺州吐蕃謀擾邊臯輒破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籠官諸大將皆舉部落降昆明蠻亦內附贊普怒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帝詔臯深入以撓虜勢臯遣大將陳泊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邢砮畧棲鷄老翁城高倜逼故松州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攻昆明師五萬以八月出塞十月大破吐蕃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大相論莽熱率雜虜十萬來救王師設伏以待虜乘勝深入伏兵起奮擊虜大潰生擒莽熱獻諸朝帝大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

郡王順宗立進檢校太尉王叔文等干政臯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請盡領劔南叔文不從臯知叔文多釁自以大臣可議國政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之姦且勸進會大臣繼請太子受禪遂誅竄叔文等是歲臯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爲西南之最善拊士卒婚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簪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卽署屬州刺史自以橫侈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或言

史綱
皇所進兵器皆鑊定秦字將以爲罪陸暢言臣向在蜀知定秦匠名也議乃息暢皇所厚也初李白爲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爲蜀道易以美皇焉始皇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蜀人德之見其遺象必拜云皇卒劉闢主後務諷諸將微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卽位欲靜鎮四方拜劍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驚慢不臣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卽以兵取梓州以術家言五福太乙舍於蜀造大樓以祈福宰相杜黃裳言闢妄書生耳可鼓而禽也勸帝討之薦高崇文李元奕將神策兵西討使嚴彌李康犄角之仍許其自新闢不聽乃下詔奪其官崇文

取東川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自投水不死騎將鄺定進禽之檻車送京師獻廟虜狗於市斬之盧文若先殺其妻子自沉於江

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南陽人爲濠壽廬觀察使初李洎以徐州降洎卒高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於寇常困蹙不支李泌言東南漕運自淮達汴以埭橋爲喉咽地屬徐州隣於李納今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經事使爲李納所并是失江淮也國用何由而致請以建封代之益以濠泗二州徐地重而兵勁若帥又賢則淄青惕息而江淮安運道常通矣及今明應可代宜

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徙建封、徐泗濠節度使，由是徐爲雄鎮。貞元十三年來朝，帝眷遇異等，時宦官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鬪物市廛，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宮市，皆莫敢問。與直十不償一，復取闈寺所用及脚傭，至有負荷趨肆而徒返者。有人賣一驢，薪宦者以數尺絹易之，復取它費，并驅驢入宮。其人納薪辭絹，欲亟去，不許。怒曰：「唯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者，賜帛十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論列，皆不省。建封請間爲帝言，帝頗納之。帝欲蠲逋賦以問建封，建封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歛。雖蠲除之，百姓尙無所益，不可留以病民也。」上已賜宴曲江，詔與宰相同榻而食，還鎮。帝賦詩餞之。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府佐鄭通誠攝留事，恐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爲援。軍中怒，斬庫取兵，殺通誠。表請建封子愔爲留後，帝不許。折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之。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埭橋，大敗。帝乃授愔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爲泗州留後。杜兼爲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和初，以疾求代，名爲工部尙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泗隸徐。徐人喜，遂不爲亂。愔行未踰境卒。

嚴震

嚴震，梓州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李懷光叛，帝欲徙蹕山南。

震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整屋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至帝告之勛曰臣請歸取節度符召之如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使計日往勛還得符與壯士五人偕至駱谷用誠未知其謀送勛就館左右侍立階下時天寒勛令於館外然薪士爭附火勛以符示之曰大夫名君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勛入其軍士卒皆擐甲勛大言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耶大夫取用誠耳若等何與衆不敢動勛縛用誠送震杖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帝發奉天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兵以免上至梁州宰相以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

密邇畿輔李晟輩合兵收復方藉六師爲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會晟表至請駐驛梁洋議遂定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稗爲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征歛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詔改梁州爲興元府以震爲尹進同中書平章事卒謚曰忠穆

韓弘

韓弘滑州人宣武劉全諒署都知兵馬使全諒死軍中以弘才武立爲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授宣武節度汴自殺陸長源以來軍益驕主帥不能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鏐等三

百人一日盡斬之。李師古屯曹州，或告師古治道矣。兵且至，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卒不至。加同平章事。憲宗討吳元濟，拜弘諸軍都統使。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李光顏，而陰爲逗撓計。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元濟平，加兼侍中。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拜司徒、中書令。帝崩，攝冢宰，卒謚曰隱。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它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廩錢尙百萬，緡絹百餘萬，馬七千疋，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計。爲人沈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憚之，詔使至弘，或驚侮不爲禮。及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覲。天子尊寵異等，以名位始終，亦天幸云。公武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爲右

驍衛大將軍，卒謚曰恭。弘弟充，主宣武親兵，授御史大夫。性謙慎，以弘在鎮，久不入朝。身又得士不自安，固請宿衛。弘許之，未卽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嘉之，擢右金吾大將軍。穆宗立，汴軍逐李愿，以李弁主留事。帝以充素爲汴人所向，詔節度宣武兼統義成兵討弁，戰於郭橋，破之。李質斬弁降。陳許李光顏亦奉詔討弁，屯尉氏，意在得汴。餌軍士曰：入汴任剽掠，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人望見歡躍，遂入汴。始帝問被賊期，充言臣居汴久，頗習其人，以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卽克。帝喜曰：充料敵真如神也。加檢校司空。弁迫脅爲兵者三萬人，充悉縱之，斥首亂千餘人出境。令曰：敢後者斬。

內外按堵，汴人賴之。卒謚曰肅。質始爲牙將，及宥自爲留後，質諫之不從。宥疽發，委以兵。質遂禽宥。初，監軍選勇士二千，直閣下日給酒肴。充未入時，質總軍事，曰：韓公至，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士心乎？不去則無以繼，不可以弊事遺吾帥。因罷之。而後迎充，質終金吾將軍。

蕭昕

蕭昕，梁鄱陽王恢之後，爲禮部侍郎。大曆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衆失色。昕曰：國家龕定寇難，功雖小，賞猶不遺，况隣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吐蕃

敗北，回紇悔懼，叩額乞和，非天子恤舊功，隻馬不得出塞下。馬直先後，又安足計。回紇大慙，因厚禮之。轉工部尚書。德宗出狩，昕年八十餘，步至奉天，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

薛播

薛播，河中人。伯母林氏，通經史，善屬文，躬授經諸子。及播兄弟七人，皆擢進士第。播官禮部侍郎，卒。子公達，擢進士第。佐鳳翔軍，其帥武人，常集射，設的高數十尺，令曰：中者酬錦與金一軍，莫能中。公達執弓矢，揖曰：請爲公歡。射三矢，連中。衆大笑。帥不悅，公達自免去。後爲國子助教，卒。

陸巨

陸巨吳人爲兗州刺史對延英言節度分兵屯屬州刺史不能制故易亂帝因詔屯兵隸刺史太和八年卒

盧坦

盧坦字保衡洛陽人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名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有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所爲以歸於人黃裳異其言鄭滑節度使李復表爲判官有善笛者諸將悅之請爲重職坦笑曰諸將久在軍積勞乃得右職奈何自薄欲與吹笛少年同列耶諸將慙謝復卒姚南仲代之監軍薛盈珍以南仲書生聞而易之曰是將

材耶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我留恐及禍乃從復喪歸東都盈珍果與南仲不相中幕府多死徙者坦爲侍御史赤縣尉爲臺所按京兆尹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尉坦白中丞請中覆中人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乃下詔釋之遷中丞帝因赦令禁止諸道進奉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觀察使闡濟美違詔輸獻坦劾之帝諭坦曰二人所獻皆家財朕已原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所以布大信也今二臣違詔陛下奈何以小信失大信乎帝曰朕旣受之奈何坦曰請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帝納之裴均爲僕射將居諫議常侍上坦引姚南仲故事均曰南仲何人曰守正

而不交權幸者均怒出為宣歙池觀察使晉州判官蘇弘坐弟彊為劉闢壻免坦奏弘有才行蜀距晉州三千里宜不通謀今坐廢非用人意因請署判官帝從之時江淮旱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米競至估遂平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審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反帝遲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宦官豈有司不足信乎帝乃止西受降城為河所決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為城當積口得制北狄之要美水豐草邊障所利若避河流不過退徙數里奈何省一時費墮萬世策耶天德故

城地壤磽瘠北倚山去河遠烽候無所統接虜騎唐突勢不容知是無故而蹙地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亦以為言吉甫不悅出坦為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死燕重旰代之遂徙天德軍士怨而殺之宰相李絳議事每藉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卒年六十九

柳晟

柳晟河中人拜太常卿德宗狩奉天晟請入京師說賊黨歸順帝壯而遣之泚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皆晟雅故晟出密詔常受命約自拔歸朱既昌告其謀泚捕晟繫獄晟夜穴墻破械去斷髮為浮屠間歸奉天帝為流涕乘輿還京師

授山南西道節度使、府兵討劉闢、還未至、詔戍梓州、軍怒、脅監軍謀變、晟聞疾馳入勞士卒、既而問曰、若等何功、曰、誅爲亂者、晟曰、若等因劉闢作亂而誅之、奈何復欲使後人誅若等耶、皆免胄拜受命、入爲將、作監使、回鶻奉冊立可汗、可汗素驕、晟逆謂之曰、屬聞可汗無禮、自大去信、自強、夫禮信不足、何以奉中國乎、可汗及諸貴人愕然、皆跪伏成禮、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卒。

劉寬夫

劉寬夫、兵部侍郎廼之孫、爲左補闕、陳帖著浮屠書、因供奉僧以聞、除濠州刺史、寬夫劾之、敬宗怒、謂宰相曰、帖除州不由僧諫、臣安得此言、寬夫曰、衆劾帖、獨臣草狀、應伏誅、推言所從、恐累國體、帝直其言、釋之。

徐晦

徐晦、字大章、不知何人、舉賢良方正、擢櫟陽尉、京兆尹楊憑爲中丞、李夷簡所劾、貶臨賀尉、姻友懼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餞之、宰相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爲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何忍相棄、有如公異時爲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夷簡表爲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憑、肯負國乎、以禮部尙書致仕卒。

韋綬

不以人廢言

與張禹何異

韋綬京兆人父喪割臂血寫浮屠書穆宗在東宮綬為侍讀太子書依字去人曰上以此可天下事烏得全書耶綬白之帝喜穆宗立進禮部尚書帝問所以振災邀福對曰宋景公以善言災星退舍漢文帝敕有司祭而不祈二君却災受福書美前史如禱祠以退災諂媚以邀福神而有知且因以生譴時帝不德綬託諷焉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入辭請門戟十二又乞錢二百萬求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毫而貪軍以弛亂卒謚通醜醜則不通未當

張薦

張薦字孝舉州人祖鷲字文成員半千稱其文辭猶青銅

錢萬選萬中時號鷲青錢學士鷲屬文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然大行一時武后時為御史貶嶺南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薦敏銳有文辭為顏真卿嘆賞真卿為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內客省薦上疏曰去正月中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裝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于許下捐軀仗義威挫羣克遂令脅制者回心忠勇者快意周曾奮發于外韋清協應於內希烈倉皇窘迫奔回舊穴蓋

真卿義風所激也。真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眄鉤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淚；又希烈妻祖母郭氏及妻妹封氏，並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寘境上，以贖真卿。先降詔書，分明諭告，希烈知真卿人望，不敢加害。旣無嫌隙，但因循未遣耳。若歸其親愛，賊亦何怙還一使哉？臣又聞真卿所遣兄子峴及家僮奉表來者，五輩皆留內省。其子頽等拳拳實希一見，望許休沐，告以安否。疏奏，盧杞持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論杞姦惡，傾

覆不當用。擢諫議大夫，裴延齡用事，薦將疏其惡。延齡知之，言於帝曰：「諫議論朝政得失，史官書人君善惡，二者不可兼。改秘書少監，延齡欲以罪斥之，命薦使回鶻，冊毗伽懷信可汗，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弔祭使，薦占對詳辯，三使絕域，初兼侍御史，次中丞，後大夫，道病卒。吐蕃傳其柩以歸，贈禮部尙書，謚曰憲。」冊回鶻弔吐蕃其一不言出使之故

王仲舒

王仲舒，并州人。知制誥，出爲婺州刺史。穆宗言：「仲舒文有古風，名爲中書舍人，旣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常不樂，曰：『吾老矣，豈可復治筆研於其間哉？』吾久在外，周知民俗，病利治

之可無愧也。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權酒利多，佗州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水旱民賦不入，仲舒減宴樂，他用出錢二十萬代之。有爲佛老法，興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謚曰成。仲舒爲科條，初若煩密，久之皆稱其便。

姚南仲

姚南仲，下邳人。遷右補闕。獨孤皇后崩，代宗悼痛，詔近城爲陵，以朝夕臨望。南仲上疏曰：臣聞人臣宅於家，帝王宅於國，長安乃祖宗所宅，其可興鑿建陵其側乎？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西近宮闕，南迫大道，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築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王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匹夫向隅，滿堂不樂，况萬乘乎？臣子將何以堪！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之。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南仲至，盈珍不得逞，遣小使程務盈誣奏以罪。會南仲遣裨將曹文洽奏事知之，追至長樂驛，與同宿，夜殺務盈，投其表於廁，爲書白南仲寬。且言殺務盈狀，遂自殺。驛吏以聞，帝駭。

雖築宮以待之可也。如令骨肉歸土，魂無不之。雖欲自近了復何益。且王者必據高明，燭幽隱。先王所以因龍首而建望春也。今起陵目前，心一感傷，累日不能平。匹夫向隅，滿堂不樂，况萬乘乎？臣子將何以堪！陛下謚后以貞懿，而終以褻近。臣竊惑焉。今國人皆曰：后陵在邇，陛下將日省而時望焉。斯有損聖德，無益先后。欲寵反辱，惟陛下熟計之。疏奏，帝嘉納。進五品階，以酬讜言。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撓政。南仲至，盈珍不得逞，遣小使程務盈誣奏以罪。會南仲遣裨將曹文洽奏事知之，追至長樂驛，與同宿，夜殺務盈，投其表於廁，爲書白南仲寬。且言殺務盈狀，遂自殺。驛吏以聞，帝駭。

史綱 卷之一百九十二
異南仲不自安固請入朝帝勞之曰盈珍撓卿政耶曰不撓臣政乃隳陛下法耳今盈珍輩所在有之雖使羊杜復生撫百姓御三軍必不能成治化而正師律也帝默然授尙書右僕射卒崔位馬少微俱在南仲幕府盈珍譖之位貶遂州別駕東川觀察使王叔邕希旨殺之少微亦補外盈珍使人護送沉之江水

獨孤朗

獨孤朗下邳人元和中擢右拾遺言宜以觀察使領本道鹽鐵罷場監管權官除百姓之患不聽敬宗初遷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皆中丞自請時崔晃鄭居中由宰相力得監察御

史朗拒不納二人卒改他官殿中王元植貶官朗辨其枉書再上不報朗自劾執法不稱乞罷去帝遣中人慰諭遷工部侍郎父及司封郎中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奇

顧少連

顧少連吳人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進少連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而前坐客共解之遷吏部尙書爲東都留守卒

韋夏卿

韋夏卿京兆人爲吏部侍郎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曰吾與汝賴先人遺德致

位及此顧當如是哉執誼大慙檢校工部尚書卒

呂元膺

呂元膺東平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泣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與戒還期吏言不可元膺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欺如期而至羣盜感愧悉去他境元和中擢給事中出爲同州刺史入謝帝問政事奏對詳明帝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讜言宜留左右奈何出之李藩裴洎謝曰陛下此舉乃社稷無疆之休進御史中丞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辯乃還明日擢守者爲大將拜吏部侍郎卒

許孟容

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爲給事中京兆言好時風雹害稼遣宦人覆視不實奪尹以下俸孟容曰府縣上事不實罪應罰然陛下遣宦者覆視紊綱紀宜更擇御史參驗乃可浙江觀察使委判官齊總厚斂以獻帝擢總衢州刺史孟容封還制書曰方用兵處有不次而擢者今衢無他虞總無功超授如羣議何於是詔中停帝謂之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耶自袁高爭盧杞後凡十八年門下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多士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曰陛下齋居損膳具玉牲走羣望而天意未荅竊惟天人交感之際

係教令順民與否。今戶部錢非度支歲計。本以備緩急。若取
一百萬緡代京兆一歲賦。則京圻無流亾。可變災爲福。又征
防當還還之。禁錮當釋釋之。負逋當免免之。鬱抑當伸伸之。
以順人奉天。若是而神弗祐。歲弗稔。未之聞也。時士人爲裴
延齡、李齊運流斥者。十年弗內移。故孟容因旱及之。帝不悅。
改太常少卿。元和初。遷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
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繫。與之期曰。償不如期者死。
軍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孟容不聽。奏曰。臣不奉詔。
罪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
得。帝許之。豪猾震懾。遷吏部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

曰。漢有汲黯。姦臣寢謀。今狂賊敢爾。尙謂國有人乎。願白天
子。起裴中丞輔政。使主兵權。索賊黨罪人得矣。後數日果相
度拜東都留守卒。

薛存誠

薛存誠。河東人。擢監察御史。元和中。討劉闢。郵傳事叢。詔以
中人爲館驛使。存誠以爲害體。奏罷之。拜御史中丞。浮屠鑿
虛。關通路遺。倚宦豎爲奸。坐事下獄。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
萬。當以大辟。權近保救于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帝使諭之。
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曰。獄已具。陛下欲名赦之。請
先殺臣。乃可鑿虛卒。抵死。江西鑿軍高重昌。妄劾信州刺史。

李位謀反，追付仗內詰狀，存誠一日三表，請位付御史臺。及按果無實，卒贈刑部侍郎。子廷老為右拾遺，敬宗政事日非，廷老與舒元褒入閣論奏曰：「比除拜不由宰司擬進，恐綱紀寢壞，奸邪放肆。」帝厲聲曰：「更論何事？」時造清思院殿，中用銅鑑三千，薄金十萬，餅元褒曰：「宮中興作太盛，帝色變。」曰：「興作何所？」元褒不敢復言。廷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日見輦取材瓦甚多，知有所營。帝曰：「已論，又論張權輿程昔範不宜居諫，爭官二人。」李逢吉黨也。逢吉怒，會廷老請告滿日出為臨，首令開成三年遷給事中，卒。

李遜

李遜，趙郡人，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奇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臣下有所陳，當不時上，豈宜限以日？如是得見天子者，幾何？」憲宗從之。為刑部尚書，卒。子方立為池州刺史。鈞檢戶籍，差量徭役，皆有科品章程，吏不得私嘗。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為此也。」遜弟建，客荊州，鄉人爭鬪，不詣府而詣建，母憐其孝，字之曰「狻子」。每日狻子勸吾食，吾輒飽進。吾藥，吾必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選學士，或以建聞，帝問宰相鄭珣瑜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者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宰相或竄定詔，募建曰：「是不稱職也。」因請罷，遷刑部侍郎。卒。始遜建家苦貧，兄造

銅

史紀 卷之九十二
經營成就之皆舉進士云

孔巢父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興元初擢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使巢父見田悅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悅衆喜曰不圖今日還爲王人數日田緒殺悅以聽令巢父以緒權軍中務李懷光據河中帝令巢父宣慰罷其兵授以太子太保巢父宣詔懷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之衆忿曰太尉無官矣謀而殺之懷光以巢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救帝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從子幾諫議大夫中人

劉希光受賂抵死吐突承瓘坐厚善逐爲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承瓘有功不可棄幾得副章不受面質讓之涉更因左右以聞幾奏涉結近倖營罔上聽詔斥涉峽州司馬宦寵側日出爲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凡役四十三萬人幾奏罷之歷國子祭酒嶺南節度使崔詠死憲宗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誰歟今安在度以幾對拜嶺南節度使奏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歲八百兩先是屬州刺史俸三萬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幾倍其俸約不得爲貪暴士之斥南不能北歸與有罪之後百餘族幾度其才可用用之無告者廩之女

子爲嫁遣之。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請合兵討之。幾固言不可。帝不聽，大發江湖兵會二管入討。士被瘴毒死者不可勝計。安南乘之，殺都護李象古。而桂管裴行立、容管陽旻皆無功，憂死。獨幾不邀功，交廣晏然。穆宗立，召爲左丞。以老自乞。幾雅善韓愈，愈曰：「上三留公，且公力尙壯，何去之果？」幾曰：「吾豈要君者？吾年老，一宜去。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吾負二宜去，尙可留耶？」愈上言：「臣與幾同在南省，數與幾相見，其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禮大夫七十

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盡許。致仕，今幾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義。而有好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尙書致仕，歲致羊酒。卒年七十三。子緯，以刑部尙書判戶部。蕭邁不喜之，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赴行在。宰相蕭邁、裴澈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國恩，義不辭難。今召羣臣皆不至，夫交游緩急，猶且相卹，况于君乎？」因泣下。御史辭請辦。一日費而行。緯曰：「吾妻疾且死，不顧人臣，豈以家事辭國事乎？」公輩善自謀，吾行矣。旣及行，在緯言關、邕、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卽日去。陳倉，玫追兵至不及，拜同平章事，進司徒，封魯國公。帝將郊中

尉索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禮官必得
緯言中人不朝國典也陛下欲假借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
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爲我容之天武都頭李順
節以浙西節度使兼平章事臺史白當班見百官緯判止之
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怏怏去見緯以爲言緯曰固疑公
見望也夫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也
公提天武健兒據堂受禮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順節
慙乃不敢言張濬請伐太原緯助之濬敗貶均州刺史朱全
忠爲請詔聽所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殺韋昭度帝擢緯輔
政到京師見帝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

至莎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緯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
服藥卒從弟溫業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
謂同列曰吾黨可少警孔吏部不樂居朝矣終太子賓客

穆寧

穆寧河內人爲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埭橋李光弼屯
徐州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
避之失守失守有罪復何所逃乎卽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
衆數萬爲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
答曰命寧主糧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
寧若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之時重其能守官

大曆初拜太子右論德寧不能事權貴嘆曰時不我容我不時狗又可以進乎以祕書監致仕卒

崔郾

崔郾武城人敬宗立拜翰林侍講學士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載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曰朕少間當請益高鉞言陛下樂善而無所咨詢天下之人不知有嚮儒意帝慙謝賜錦幣遷禮部侍郎出為虢州觀察使改鄂岳等州觀察使郾治號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刑峻法或問其故曰陝土瘠民勞吾日撫循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剝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為政所以貴知變也聞

者服焉弟鄆文宗末擢同平章事崔氏四世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鄆鄆凡五為禮部再為吏部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之曰鄆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德星堂賜之後京兆名其里為德星社云

柳公綽

柳公綽字寬京兆人歲歉饑其家富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豐乃復或問之答曰四方病饑獨能飽乎為吏部郎中憲宗喜游畋公綽獻箴以諷帝遣使謂之曰卿言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愛朕之深者當置坐隅為鄂岳觀察使時討吳元濟詔發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

餘者以賑
貸方可

耶表請自行許之。公綽引兵抵安州，聽以軍禮迎謁。公綽曰：公所以屬鞬負弩，豈非以兵事耶？若釋戎服，則兩郡守耳。何所統一哉？以公世將曉兵，吾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唯命。卽以都知兵馬使牒授之。選兵六千屬焉。戒諸校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遂盡力軍出。公綽數省問其家，疾病生死厚給之。婦人淫放者，沉之江軍中，感服曰：中丞念我家事，敢不死戰。故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軍校乘馬不避，卽時榜死。長慶元年，遷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子姓傳言。耶弘懼。

挾扶以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人以公綽持法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賍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亾。誅舞文者，其廐馬傷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良馬而害人乎？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儒罷政事，爲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左右止之。公綽曰：奇章公始去台宰，吾重宰相，所以尊朝廷也。入爲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子在以妻而戮其母，可乎？遂減論。改兵部尚書。疾革，忽顧左右，名故吏韋長，衆謂屬以家事及至，乃曰：爲我白宰相。徐州且亂，非用高瑀不能安。因瞑，日不復語。後二日卒。年六十八。公綽性孝，居喪

哀毀三年不澡沐嘗曰吾位官未嘗以私喜怒加於人子孫其昌乎妻韓臯女也善訓子嘗和熊膽丸使諸子夜咀嚙以助勤子仲郢會昌初拜京兆尹置權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敢私製者死北司吏入粟違禁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會廢浮屠法壞銅像爲錢仲郢爲鑄鐵使吏請以字識錢仲郢不答而淮南鑄會昌字後復浮屠僧反取爲鍾鈹云遷祕書監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不如京兆時仲郢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同乎家有書萬卷嘗手鈔六經諸史仙佛書甚衆皆小楷精眞無行字子玘拜御史大夫常述家訓以戒子孫曰余幼聞先公僕射言直

不近禍廉不沽名董生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憂則恐懼恐懼則福至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言樂則驕奢驕奢則禍至世族短長與命位豐約不假問龜著星數在處心行事而已昭國里崔氏仕族罕比崔瑄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每日櫛盥畢拜階下升堂乳姑姑不粒食者數年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新婦願後世子孫皆孝若新婦然則崔氏之門安得不大乎仁和里裴氏子孫衆盛天后時宰相魏立同選裴某爲壻未成婚而魏氏陷羅織家徙嶺表女已踰笄其家以無衣食資議下髮爲尼有一尼曰女福豐厚必有令匹子孫當遍天下家人遂不敢議歸及荆門

雖可備觀
覽如此亦
不勝記家
訓須以簡
切為主武
侯誠子書
古今第一

而裴氏齋裝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氏之蕃衍，乃天之報施也。先君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截夕食，葡萄瓠而已。王相國涯女嫁竇氏，將歸，請曰：「玉上貨，釵直七十萬錢，請售之。」涯曰：「錢豈於汝惜？但釵值若此，乃妖物也。禍必隨之，女不敢復言。」後釵為馮球外郎妻首飾，涯曰：「為郎吏妻首飾，乃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為賈相國餽門人，餽奴驕橫，球責之，奴謝未幾，球晨謁餽，有二青衣，賫銀罌出，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球舉之，因暴卒。餽為出涕，卒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構禍，噫，涯以珍玩為物之妖，信知言矣。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球不能正其家，其喪身不

此段亦佳

足言矣。餽之奴害客，牆廡間而不知欲保富貴，其可得乎？夫名門右族，莫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傲惰驕奢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余家本以禮法稱於士林，喪亂以來，門祚衰弱，基構之重，屬於後生。夫人以德行為根株，文學為柯葉，有根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膏雨所不能活也。公綽弟公權，字誠懸，李聽表為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筆正乃可法矣。」帝知其以筆諫也。公綽寓書宰相李宗閔，言家弟本志儒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弘文館

宮中何至
無餘燭

趣

學士文宗復召侍書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於廷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帟繼之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可喜也公權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公權應聲而成婉麗清切詔令再賦公權隨卽獻帝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嘗與學士對便殿上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公權獨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懼公權坦然帝曰卿有諍臣風可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開成三年轉工部侍郎詔問得失因言郭昫領邠寧議者頗有臧

否帝曰昫尙父從子太皇太后季父官無瑕玷自大金吾位力鎮何所更議答曰昫誠舊勳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不可戶曉帝卽命中宮自南內送女還取家封河東公進太子少師大中十三年天子元會公權耄忘先羣臣稱賀御史劾之議者惜其不歸事咸通中致仕卒年八十八公權通音律而不喜奏樂曰聞之令人驕怠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餘涼它學士多屬繼帝獨諷公權語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徑五寸帝嘆曰鍾王無以尙也宣宗嘗召至御

座前作真行草三體甚奇偉帝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真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貝曰此購柳書嘗書西明寺金剛經備鍾王歐虞諸家法自爲得意公卿貶遺鉅萬主藏奴多盜用嘗貯銀杯一筭緘識如故而器皆亾奴惶恐公權笑曰銀杯羽化矣不復詰唯研筆圖籍自鑄祕之公綽叔子華代宗將幸華清宮以爲昭應令金部郎中修宮使子華設棘圍於市狗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還者死不終日木石山積足充營辦之半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稱郎將怙勢縱暴租賦未嘗入官奴入謁子華收付獄劾

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服載遣吏致謝預知其終自爲墓銘子公度光祿少卿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強力常云吾初無術但未嘗以氣海煖生冷不以元氣佐喜怒耳位光祿少卿

楊於陵

楊於陵華陰人爲京兆尹時編民多竄北軍籍中橫行閭里於陵請限丁制不及三丁者不得著籍奸人無所影藉出爲嶺南節度使監軍許遂振憚之爲飛語聞京師詔罷歸遂振笞主吏剔抉其賍吏呼曰楊公尙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耶宰相裴垪爲帝別白言之遂振得罪於陵授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詔別官參考於陵言佗官第判能否而吏部計員爲

留遣之格於是常調悉還吏部封弘農公以尙書左僕射致仕卒

歸崇敬

歸崇敬吳人爲主客員外郎代宗召問得失崇敬極陳生民疲敝當以儉化天下則國富而兵可用崇敬言按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用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必并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可廢則桑主以虞金練祭而埋之亦非禮矣方士巨彭祖言唐家土德請以四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

學記入學
業也何必
專司桐篋

者雜議崇敬言禮以先立秋十日迎黃靈祀黃帝黃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火用事之迎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候之說不本經典不可用又議五人帝於國家爲前後無君臣之義天子祭宜母稱臣祭而稱臣與天帝無異於春秋釋奠孔子祝版皇帝署北面揖以爲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於師尙父行東面之禮事皆施行大曆初充弔祭冊立新羅使海上風濤舟幾壞衆謀以單舸別載崇敬曰今共舟數十百人我何忍獨濟哉少選風息及歸囊橐唯衣衾東夷傳其清德遷國子司業崇敬言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桐篋大板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司業爲

左師議不行以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子登為右拾遺
 裴延齡寵幸德宗欲相之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
 動容曰願附署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同列有所諫正登
 輒聯署無所避諱轉右補闕僚類多在其後而得顯官登歷
 十五年不以淹滯有慨於懷順宗為皇太子登父子侍讀及
 即位遷工部侍郎復為皇太子諸王侍讀憲宗問政所先登
 勸以順納諫爭進工部尚書卒登性溫恕家僮為馬所蹄捶
 折馬足登不加責有遺金石不死藥者登曰公嘗之否曰然
 登服之幾死問之乃未之嘗登亦不怒子融開成初拜御史
 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以南方屢有火災取羨錢億萬進

京師融劾奏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周仁陳小利
 託災異公違詔令狗私示恩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刻生人受
 弊請責還所進代貧人租入詔置錢河陰院以備水旱歷兵
 部尚書卒宋祁曰韓愈稱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
 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
 者句龍棄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也崇敬乃以北面太
 重請東面揖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識莫有折其非者記曰
 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崇敬不知禮以媚其君歷朝循而
 不改謬矣

衛次公

史記卷之一百九十一
薛戎
衛次公河東人擢左補闕德宗崩與鄭綱召至金鸞殿時皇太子久疾禁中或傳更議所立衆失色次公曰太子雖疾冢嫡也內外係心久矣必不得已宜立廣陵王綱贊之議乃定檢校工部尚書爲淮南節度使卒次公善琴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

薛戎

薛戎河中人年四十餘不仕福建觀察使劉冕辟佐其府初馬總佐鄭滑府監軍誣劾之貶泉州別駕冕欲附中人使戎攝刺史按致其辜戎曰乃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耳冕怒據索引戎入戎叱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冕度不可

屈揖而出之囚於它館環兵脅之累月戎終不屈淮南節度使杜佑聞之貽書責冕會冕病死得解後爲浙東觀察使卒弟放兵部侍郎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卽位參贊幾務帝曰小子新立懼不克荷先生宜作相以輔不逮放叩頭曰臣庸淺不足辱大任自有賢能處之帝美其誠進工部侍郎帝常問經與史何先放曰六經聖人之言天人之極也史非六經比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根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請先孝經論語終江西觀察使

胡証

胡証河東人舉進士第寶曆初以戶部尚書判度支固辭拜
 嶺南節度使卒証旅力絕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為
 惡少所窘証聞突入坐上座引觥三醕客皆失色因取鐵燈
 檠摘枝葉櫟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為酒令飲不醕者
 以此擊之眾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
 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與晉公盡醉歸時
 稱其俠

崔玄亮

崔玄亮磁州人拜諫議大夫鄭注構宋申錫捕逮倉卒內外
 震駭玄亮率諫官李質等叩延英苦諫文宗未許玄亮置笏

殿陛曰孟軻有言左右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
 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置於法今殺一凡庶當
 稽典律况欲誅宰相乎臣為陛下惜天下法不為申錫言也
 俯伏流涕帝感悟由此名重朝廷移疾歸東都卒

殷侑

殷侑陳州人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
 甲兵欲臣使者侑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眾失色侑
 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不
 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文宗即位李同捷叛王廷湊陰為唇
 齒兵久不解侑請舍廷湊而專事同捷帝不納拜義昌軍節

度使時瘡痍之餘、墟里荆棘、侑單身之官、以仁惠爲治、歲中流戶襁屬、乃爲營田、請耕牛三萬、詔度支賜帛四萬疋、初州兵三萬、仰稟度支、侑至一歲、以賦入贍其半、二歲周用、乃奏罷度支所賜戶口、滋饒上下便安、百姓請立石紀政、徙天平節度、自李師道亂、朝廷雖析三鎮、然務安反側、賦入盡爲軍費、無輸王府者、侑以餉軍有贏、當上送官、乃裁制經費、歲以錢十五萬緡、粟五萬石、歸有司、御史大夫溫造劾侑違制爲無名之獻、詔代還、會濮州掾崔元武受賂、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官積三罪、計絹百二十匹、大理以入私馬一重、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侑言三犯不同、坐所重律、頻贓者累論、

本
濮州隸天

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流元武、賀州帝嘉侑守法、以造所奏不實、復以侑爲天平節度使、開成元年、名爲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宜任耆德、母輕用新進、帝善之、賜絲三百匹、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孫盈、孫太常博士、光啓三年、帝將還京、七廟焚殘、告享無所、宰相言修復宗廟、功費浩廣、請與禮官議、盈孫議曰、故廟十一室、二十三楹、楹十一、梁垣墉廣袤稱之、今朝廷多難、宜少變禮、按至德時、作神主、長安殿饗告如宗廟、廟成乃祔、今正衙外無它殿、伏聞詔旨、以少府監寓太廟、請因增完爲十一室、其三太后廟、權舍西南夾廡、須廟成議遷、詔可、時喪亂之後、制度殘缺、追補

儀典皆盈孫折衷之終大理卿

王彥威

王彥威太原人補太常檢討官彥威采隋訖唐禮制沿革條次類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拜博士憲宗以正月崩有司議葬用十二月彥威言天子七月而葬春秋之義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舉天下葬一人故過期不葬則譏之唯玄宗二宗十二月而葬有為為之非常典也且葬畢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祔今葬卜歲暮則畢祔在明年正月是改元慶賜皆廢矣淮南李夷簡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始封為太祖由太祖而降則祖有功宗有德故夏人祖

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魏晉而下務欲推美自始祖外並建列祖叔世亂法不可以為訓唐本周禮以景帝為太祖祖神堯而宗太宗自高宗後咸稱宗以為成法故太宗致昇平玄宗清內難肅宗收復兩都皆撥亂反正猶不稱祖今當本三代之制黜魏晉亂法大行廟號宜稱宗制可開成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彥威遂于儒學兼善吏事而經總財用非其所長性剛自恃嘗奏曰百口之家知有歲計而軍國一切可不謹耶臣按見財量入以為出終歲用之無毫釐差假令臣欲自欺沒亦不可得因上占額圖又言至德訖元和天下觀察有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有

正供一分
又三之二
給衣賜也

四經畧有三大都通邑皆置兵凡八十餘萬長慶籍戶三百五十萬而兵乃九十九萬率三戶資一兵今舉天下之入歲三千五百萬上供者三之一又三之二則衣賜仰給焉自留州留使外餘四十萬衆皆仰支爲供軍圖上之彥威雖著定其費於利害無益也會邊兵訴所賜不時縑皆敝惡彥威惶恐就第貶尉衛尉卿爲宣武節度使卒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滎陽人貞元初爲翰林學士浮屠法湊以罪爲民所訴詔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餘慶言述故胥吏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憲宗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主

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之四方賂遺奔妾弟泳官至刺史杜佑執政常行輩待不名也及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宰相前餘慶叱去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贓敗帝聞餘慶嘗叱去之遷吏部尙書醫工崔環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奏環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微幸路權貴不悅改太子少傅遷尙書左僕射帝患典制不倫以餘慶淹該前載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增損儀制號稱詳衷拜鳳翔節度使入爲太子少師封滎陽公兼判國子祭酒事言兵興以來學校廢缺諸

無一使納
數百萬緡
之理

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司徒、卒贈太保、謚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俸、料為賙、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賙所親、或濟人之急、自奉儉約、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中外姻嫁、其饋獻皆親閱之、後生來謁、必引見、諄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餽金帛、且以媚天子、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者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家昭國坊、從父緡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第、進士遷右補闕、敢言不諱、獻宗謂餘慶曰、澣卿、令子而朕直

臣也可更相賀、遷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澣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文宗立、為侍講學士、帝使集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摘問之、酬析無遺、賜金紫服、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舍、澣嗣完之、教養生徒、風化大行、卒贈尚書右僕射、謚曰宣、子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為河東節度使、僖宗立、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沙陀都督李國昌乘邊塞多虞、入據雲朔等州、南畧太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張彥球、蘇弘珍、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弘珍、以狗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朝廷以為憂、拜從讜檢校司徒、復為河東節度、兼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讜表長女

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爲判官
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
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軍亂
之後剽掠旁午從讜明斷奸無匿情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
非彥球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故得其死力黃巢犯
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李
克用謂太原可乘奄入其地壁汾東借討賊爲名從讜以酒
饌犒軍克用謬曰我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勉使立功報天
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而陰縱其下肆掠從讜遣將論安
踵擊之會振武節度契苾通至與沙陀戰沙陀大敗引還從

讜遣論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斬之中和二年朝廷赦沙
陀使擊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由嵐石並河而南獨克用從
數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贈之明年賊平詔克用
代領河東克用使人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讜以監
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察留後卽日啓
行拜司空秉政進太傅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還第卒謚
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沉毅有謀在汴時以兄處
旃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辰於後生數稱譽之辰後
位宰相彥球智勇善斷累破虜有功奏爲司馬後署金吾將
軍初益流中原沙陀強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

也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
憚之號二鄭云

史緯卷一百九十三

唐書二十四

列傳

鄭珣瑜

鄭珣瑜字元伯滎澤人德宗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
爲京兆尹務進奉珣瑜詰之曰留府緡帛出入有素餘者悉
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名耶順宗立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
學士內交奄人干撓政事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
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曰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怒
叱之吏走入白執誼起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別坐以

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嘆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家，臥七日不出，罷爲吏部尙書。會有疾卒，贈尙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復言：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愼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爲諫議大夫。穆宗卽位，不卹國事，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伺中國，假令有緩急，臣下乃不知主上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民之膏血，不可使娼優無功之人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

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曰：朕有關失，下能盡規，忠也。因曰：閣中殊不欵曲，後有爲我言者，當見於延英。時閣中奏久廢，士皆相慶。文宗立，爲翰林侍讀學士，進工部侍郎。覃經術該深，惇篤守正，帝敬重之。李宗閔、牛僧儒執政，以覃與名爲侍讀學士，德裕入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公。覃不喜文

辭病進士浮夸請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唯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乃賦性之異奚特進士耶且設是科已二百年渠可廢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一日弛惰因指香爐曰此始華好用久則晦不治飾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弊在先責實比皆不親職事至慕王夷甫以不及為恥此由治平安逸致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為天子道哉夫國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譏譏願陛

不切北朝

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屈人耶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覃曰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食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置五經博士開成二年年早帝多出宮人李珣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者陛下以為無益放之盛德事也覃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為左袵宜陛下以為殷鑒帝然之以病乞去位詔許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

事罷為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德裕復用欲援覃共政固辭
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退約與人未嘗褻狎位相國所居
第不加飾內無妾媵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
昏權家其侍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為天子言然疾惡
少容世以為太過憚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陋淺不能正請
與鉅學鴻生共力讐刊準漢舊事鏤石太學示萬世法詔可
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溫業等是正其文刻於石子齋
綽峭立有父風拜給事中楊漢公為荆南節度使坐贓貶祕
書監遷同州刺史裔綽與鄭公輿言漢公貪冒不可處近輔
封還制書帝自即位諫臣論奏無不納而漢公結左右有與

援遂不改會寒食宴近臣帝擊毬為樂謂裔綽等曰近論漢
公事不免朋黨裔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為人子孫當
慎所付漢公貪墨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貶商州刺
史遷太子少保卒覃弟朗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
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
朗曰臣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
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
官恐獲罪不敢直筆褚遂良亦曰史記天子言動雖不善必
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
謂善守職者夫人君言動善惡必記朕恐平日所為未免過

失爲將來羞。庶幾一見，得以自改。朗乃上之，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實排朗，騁道馳去。朗以聞，宣宗詰之。敬實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絕道而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耶命斥敬實，左拾遺鄭言故在朗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他官。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以科第進，有司擢朗第一，旣而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後，朗果相。

高郢

高郢，渤海人，父伯祥爲好時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尙幼，解衣請代賊并貸之。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

書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愛，誠無以加。臣謂繼志述事，乃爲有益，妨時勦民，不能無損。捨人就寺，何福之爲。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桷，春秋書之，以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槩罷之。夫廟猶不越禮而立，况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間者，昆吾孔熾，薦食生人，百姓懍懍，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亾尺寸之功，隴外壤地，委之豺狼。太宗艱難之業，傳之陛下，夫一夫不獲，尺土見侵，聖王之心，猶恐有關。况用武以來，十有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於今未已。興師十萬，日費

史記卷之九十三
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屢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
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俟王命縱未能
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噢咻之奈何戎虜未平侵
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權酷
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來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
首狼顧憂在艱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
可乎。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既竭則
又誅求若民不堪命盜賊蜂起戎狄乘間風塵有警得不爲
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
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

海此天子之孝也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
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
無窮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
溝洫民到于今稱之梁武窮土木致飾堦廟民無德而稱焉
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民動衆踵梁武遺
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尙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事貴相時
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考思格于天地千
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乎書奏未報郢復言王
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
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臣聞神人無功不爲有功之功

聖人無名，不爲可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銷禍，不勞民以禳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曾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未曾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不在費財。若以禳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勞民。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並起，日課萬工，不遑食息，撝咎愁痛，盈于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戡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安天下。今固違羣情，以徇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

乘輿懷光有異志，不聽。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鄜固止之。會懷光子瓘候郢，郢說之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尙誰在？且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與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於天，十室之中，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瓘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引郢詰讓郢抗辭，無所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而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尸而哭。懷光旣誅，李晟表其忠，遷中書舍人。貞元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珣瑜同拜。順宗立，病不能事，主叔文黨與，根據朝廷。珣瑜憂甚，爭之不能得，乃稱疾不出。而郢

未有所建白帝詔皇太子監國郢罷爲華州刺史遷御史大夫以尙書僕射致仕卒謚曰貞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豪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郢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子定七歲讀尙書至湯誓跪問郢曰柰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是順人乎郢異之仕至京兆府叅軍

鄭綱

鄭綱字文明滎陽人爲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尙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

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下將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首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軍用麻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悟順宗疾不能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廣陵王英武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曰立子以長跪白帝帝領之乃定憲宗卽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盧從史

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以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譖網漏言於從史帝怒名學士李絳語其故且曰若何處之絳曰網誠如是罪當死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網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文宗時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謚曰宣網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權德輿

權德輿字載之臯之子也德宗時爲左補闕關東淮南浙西

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霖雨二時農田不耕逋亾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于人不若藏于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巡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不給邊軍糧稟名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齡質覈本末擇中朝臣按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不省遷起居舍人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始德輿知制誥而徐

岱給事中高郢為舍人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德輿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詔命奉行詳覆各有所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則吏得為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為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知禮部貢舉甄品詳審所得士相繼為卿相遷侍郎十九年大旱德輿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於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民之心可謂至矣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合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踣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

納不直錢
而稅入按
貞元之價
徵錢故民
困數倍

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征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于上矣前十四年夏旱吏趣常賦縣令至為民毆辱不可不察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以其餘者糶于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值錢四千今止八百稅亦如舊而出于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于上獻為國拊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紕放者自謂技拭無期坐為匪人以干和氣而冬銓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

食既空，溘然受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絀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効。帝采用之，憲宗初轉兵部侍郎，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而昭義盧從史其父死於京師，德輿言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師，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既久，當制以漸，帝不聽。及承宗叛，從史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如所料。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董溪于臯暮以運糧使盜軍，輿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言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

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既往不諫，然異時或有此比，須有司論報，罰一懲百，孰不警心。帝然之，因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興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不旋踵而滅，蓋本朝德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李絳參贊大機，時帝切於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每多持異，至帝前疾言極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封扶風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

行言于帝曰。頓之罪既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論之。拜刑部尙書。先是許孟容。蔣乂。刊彙格敕。旣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除山南西道節度使。以病乞還。卒於道。贈尙書左僕射。謚曰文德。輿生三歲。知四聲。四歲能賦詩。貫綜經術。自幼至老。未曾一日去書。嘗論漢所以亾。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有補于世。其文雅正。瞻縟。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皆所銘紀。動止無外飾。而醞藉風流。自然可慕。興元元和間。爲縉紳羽儀云。子璩。中書舍人。李訓挾寵。以周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等。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

訓卒坐誅

崔羣

崔羣字敦詩。武城人。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書矣。從之。惠昭太子薨時。遂王嫡。而澧王長。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澧王作讓表。羣奏。大凡已當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不待澧王之讓也。帝從之。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佛祠。羣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詔却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師道旣誅。妻子没入掖廷。帝以問羣。羣請釋。

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老丐子以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待出敕則無及矣於是免死帝諭宰相曰聽受之際亦難矣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自傲然其要云何羣對曰無情曲直辨之則易有情欺罔審之爲難故孔子有衆好衆惡浸潤膚受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人歸正而不敢欺矣帝韙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皇甫鏞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因入對言及開元天寶間事羣推其極曰

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疾苦故其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以治其後安於逸樂遠正士昵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以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羣以是諷帝鏞銜之帝卒相鏞會羣臣上尊號鏞欲兼用孝德羣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不悅度支稟賜邊士不時物多敝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羣以爲言鏞奏邊鄙無事乃崔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罷爲湖

南觀察使穆宗立拜吏部侍郎勞之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陛下爲淮西節度使時臣起制草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之語先帝以爲然則傳付久矣檢校兵部尚書充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羣遣寮屬迎之令士委甲而入智興不悅因勒兵斬關入殺異已者十餘輩然後謁羣謝曰此軍情也羣乃治裝去智興以兵衛送還朝至埇橋遂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逐濠州刺史侯弘度朝廷甫罷兵不能討以智興充本軍節度使羣以失守左遷祕書監分司東都拜吏部尚書卒贈司空

賈耽

賈耽字敦詩滄州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德宗在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置酒會諸將有急詔至名耽爲工部尚書以澤代之耽納詔於懷飲如故旣罷名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司馬將公命至行在乃規旄鉞利土地事人不忠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言邪朝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請以君俱乃行軍中遂安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許獵近郊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封魏國公卒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人父希望鄯州都督佑以蔭補剡縣丞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建中初河朔用兵久民罷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莫若省用省用莫若省官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并州縣晉太原中省官七百隋開皇時廢郡五百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夫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肖虛設漢至唐因征戰艱難輒省吏員誠救敝之切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尙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共工今工部尙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尙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尙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

部郎中都水使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大僕今大僕卿駕部郎中尙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叅軍者叅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遷易不同誠宜斟酌繁省夫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旣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元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出賦者少冗食者多誠不可不

改革也。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一省官吏被罷者將往託焉。此非至論也。夫才者用之，不才者何患其亾？又况顧姻戚家產哉？今田悅輩，繁刑暴賦，惟軍是恤，遇士人如奴，固無范睢成秦業，賈季彊狄國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叅軍、司馬、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其有行義者，在所以聞不如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叅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多，國家以為勲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不省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立其子愔，請

於朝，詔佑同平章事，節度徐泗討之。佑遣將孟準以舟師度淮，擊之不克，引還。乃授愔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淮南。十九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王叔文副之，佑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叔文以母喪還第，佑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出諫為河中少尹。叔文敗，佑薦李巽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冢宰，讓度支鹽鐵於巽。始度支嗇用度，多署吏權攝所司，繁而不治。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少府，職務簡修。拜司徒，封岐國公。黨項陰導吐蕃為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言：「黨項小蕃，與中國雜處，間者邊將侵刻。」

利其犬馬子女，苛歛繇役，遂致叛人。與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治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著之畧也。今戎醜方彊，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納之，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拜守太保致仕。卒年七十八。佑性嗜學，雖貴，讀書每至夜分。為新禮二百篇，號《通典》。晚年以妾為夫人，議者譏之。孫悰，以蔭為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為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憲宗見其文雅，歎曰：德

新禮耶通
典耶

輿有壻，乃爾。舊制，尚主多選戚里將家。帝始命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尚主。悰以選，召見麟德殿。尚愛女岐陽公主，主授駙馬都尉。太和初，拜工部尚書判度支。公主薨，悰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悰不得謝。帝始詔替服而杖著于令。會昌初，為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悰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色者，悰曰：不奉詔而輒選，罪也。監軍表聞，帝以悰有大臣體，詔罷所進伎，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未幾，出為淮南節度使。時歲旱，悰荒酒宴游，不理民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名為右僕射同平章事。宣宗立，時夔王處

大明宮內院而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王歸長以遺詔立夔王左軍中尉王宗實以歸長矯詔乃迎立鄆王是爲懿宗遣樞密使楊慶詣中書獨揖宗它相畢誠杜審權蔣伸不敢進授宗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論宗劾大臣不與者抵罪宗封授楊慶復命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殺大臣禍無日矣慶色沮而去大臣遂安拜司空封邠國公爲鳳翔荆南節度使加大傅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宗宗劾其不能仗節詔斬之宗不意其死駭愕得疾卒年八十宗出入將相厚自奉養未嘗薦達幽隱佑之素風衰矣時號爲秃角犀弟慆咸通中爲泗州刺史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勸

慆出家屬獨以身守慆曰吾出家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將士生死共之衆皆泣下勛遣將李圓入城見慆說降慆斬之勛累攻不能下會救兵至解去被圍十月慆拊巡將士死守讜冒圍出入糾集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慆遷義成軍節度使從弟牧字牧之拜殿中侍御史時澤潞劉從諫魏博何進滔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國家大事牧不當官言之有罪作罪言曰生人常病兵兵起於山東流及天下不得山東兵不可止禹畫九州山東之地是曰冀州舜以其分大大割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

禹貢冀州
雖不言疆
界首曰旣
修太原今

山西省會
而牧以爲
山東蓋秦
以三晉爲
山東唐都
關中故牧
亦承之以
爲山東耳

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摯多材力能辛苦魏晉以下俗益蕩
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習兵矢自若也復產健馬所以
兵常當天。春秋時晉文常役屬諸侯至秦萃銳於三晉經
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拴取諸國晉亂胡作
宋武號爲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
不能渡河以窺胡至隋文因山東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
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
宋爲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爲王霸者不得不可
爲霸。猾賊得之足以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
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一百

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勢無敢窺者
國家因之濬河修障成塞蹊要齊魯梁蔡染其流習因以爲
寇生人日頓委四夸日猖熾天子幸陝幸漢中綱紀不振七
十餘年運遭孝武克勤克儉任用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
河南山西地唯山東不服凡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運未
平耶豈人謀未至耶何其艱哉今天子聖明志於平治若使
生人無事其要在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
自治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汝
白馬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
不能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懈勢弛熟視不軌無可奈何

階之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
元和至今一十九年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
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較之往
年綽有餘裕亦足自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
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捨置果自
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
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
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
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
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趙之命也

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
五十里俾壘相望戰驚暮戰是二津者虜能潰其一則馳入
成臯不數日而至故魏於河南亦最重元和中舉天下兵誅
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
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
四出潰散以失魏也昨日誅趙罷弊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
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在魏非魏強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
爲中策最下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也兵多粟多
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而自戰者便於戰我常
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後生所見言

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當如此。沈酣入於骨髓。無以為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尸以戰。以此為俗。豈可與決勝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郗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而為浪戰。最下策也。遷膳部員外郎。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宰相李德裕。請遂取之。以為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可平矣。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遺書於德裕。以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時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若以中武武寧兩

軍益以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及澤潞平。如牧策云。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敢論列天下事。亦以疏直。故無援之者。從兄恂。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十。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弟顓。祕書省正字。李德裕奏為浙西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所忤。唯顓數諫。正之。德裕謫袁州。嘆曰。使門下愛我。皆如顓。吾無今日矣。

令狐楚

令狐楚。德棻裔孫也。為太原鄭儋掌書記。德宗喜文詞。每省太原奏。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名授右拾遺。憲宗立。遷翰林學

士皇甫鏞薦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緣鏞以進，共逐裴度。天下疾之。帝崩，營景陵，詔楚為使，奉天令于輩等，不償傭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為羨餘，怨訴滿路。穆宗捕輩等下獄，誅貶楚衡州刺史。敬宗立，召為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重，則從其班。楚固辭，封彭陽公。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言外有三司御史，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所繫也。帝欲相楚，仇士良以楚草詔指王涯賈餗罪不切，怨之，以為鹽鐵轉運使。開成元年，上已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骸骨未收，稱疾不出，請給棺衣，以歛暴骨。順陽氣時政在宦豎，楚數上書辭位，拜山南

是

西道節度使卒。子綯為湖州刺史。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頎而髯者，奉梓宮不去，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有子綯，今守湖州，宰相器也。召為翰林學士。帝出金鏡書示綯曰：太宗所著也。卿為我舉其要。綯曰：治世未嘗任不肖，亂世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綯再拜曰：陛下欲興王業，舍此孰先？遷承旨。夜對禁中，帝以金蓮花燭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平章事。帝與綯謀盡誅宦官。綯奏曰：但有罪勿赦，有缺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

此兩言耳
何不密語
而作奏

惡南北司如水火輔政十年懿宗嗣位出爲淮南節度使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還道浙西入濁河剽舟而上絢遣使慰撫且餽之神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是反矣雖未奉詔而防制禍亂我得專之今賊衆不過二千徒廣舟艦張旗幟以誇其勢高郵厓峭水狹今以荻舟焚之勁兵乘其後一舉可擒若使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滋大矣絢懦緩不能用乃曰聽其度淮何豫我哉勛果入徐州衆六七萬分兵攻滁和楚壽陷之詔絢爲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杜慆堅守絢令湘率兵五千救之勛謾辭謝絢曰數蒙公惠所以未卽降者一二偏將爲異耳請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勅湘曰

賊已降無庸戰勛僞與湘歡好乘間襲湘壘醢湘及監軍郝厚本而食之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率兵與湘會未至而湘沒賊僞建淮南旗幟誘之行約亦陷絢旣敗詔左衛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瀆以父執政避嫌不舉進士怙勢驕偃通賓客招權射利懿宗嗣位絢去位因丐瀆與進士試有司詔可瀆及第擢右拾遺左拾遺劉蛻等劾瀆當絢時人謂之白衣宰相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使天下謂無解及第壞法罔上瀆懼求換他官改詹事司直

裴延齡

裴延齡河東人盧杞秉政引爲膳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計乃取宿奸老吏與謀以固帝寵因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
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德宗可之然天下宿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樣物與帛固有藉延齡但多其薄最員吏以欺帝實於財用無所加也延齡請令京兆府以兩稅青苗錢市草百萬圍送苑中宰相陸贄以爲若市送百萬圍卽一府百姓自冬歷夏般載不了百役供應須悉停罷請令府縣量市三二萬圍各貯近處他時

等官支用不從京師右偏有藿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荒地數百頃水甘草薦請以爲內廐牧地帝以問宰相皆曰無有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慚帝不責也延齡謂帝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藏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殿棟所費有幾陛下本分錢用之亾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本經義顧愚儒不知耳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厨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

好笑極矣
此輩乃視
天子如小
兒

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尙不_足况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常爲朕
言之帝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廷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
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皆求之
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也廷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
待聖王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能得耶帝悅廷齡又言培
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羨餘也悉移
舍以供別勅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帝不省鹽鐵使張滂京
兆尹李克司農卿李錡言廷齡專以儉僞罔上帝怒陸贄極
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娼愈厚廷齡罷贄宰相左除滂
等官廷齡言贄等失權怨望帝下詔斥逐之朝廷震恐廷齡

苛刻專利剝下附上每進對肆騁欺罔他人所不敢言而廷
齡言之不疑帝頗知其詐但欲聞外事故專用之廷齡病革
使者日三四輩往旣死帝悼念不已贈上柱國永貞初度支
言延齡曩列別庫無實益而有官吏文簿之煩詔復以還左
藏元和中謚曰繆繆不足
盡其惡

皇甫鏞

皇甫鏞臨涇人登進士第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憲宗伐蔡鏞
哀會嚴亟以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遂同平章事猶
領度支崔羣裴度極論鏞奸邪苛刻不納帝以天下畧平欲
治臺沼宮觀自娛鏞與程异知帝意數貢羨財陰佐所欲故

帝排衆論決任之。鑄益以巧媚自固，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許直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則壞，邊士怨怒聚而焚之。裴度以聞，鑄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度言不可信也。與李逢吉擠裴度出之。又譖崔羣，抑損徽號。帝怒，貶羣於湖南。鑄與金吾將軍李道古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惡其奸佞。及卽位，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泌自云能制不死藥，言天台山仙靈所居，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之。憲宗拜泌天台刺史，諫臣固諫，以為列聖亦有寵方士者，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於君父，亦何惜乎？」乃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竟無

所獲，泌懼，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之，鑄與道古營解，待詔翰林。帝餌泌藥，躁怒不常，宦侍懼，竟致大故。大通自言百五十歲，及鑄敗，與泌皆誅。泌繫獄，吏責其妄，泌曰：「皆皇甫鑄教我。」

王播

王播，太原人，為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豪強犯法，未嘗少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歷平章事、尚書僕射、鹽鐵節度使、檢校司空、司徒、太原郡公。性勤吏職，簿領紛積，人不能堪。播以為樂所署

吏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職，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於笏，嗜權利，重賦歛，交結近侍，以正額爲羨餘，歲獻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得再相。云弟起中書舍人，錢徽坐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請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然後付有司議者，以起爲失職，拜陝虢觀察使，亳州刺史李繁以擅殺賊抵罪，起言繁父泌有功于國，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遷河中節度使，蝗旱，粟價騰踊，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出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勢不從，寘之法，由是積儲成，出民賴以生，門生李訓爲宰相，召爲兵部尚書，起素長厚，及訓敗，人不以訓罪之，文宗好古學，起數

試卷送宰
分職月
樂坊

被訪問時，積雨起，請寬逐臣，兼太常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開成三年，爲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所盜，貧乏不能自存，帝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利其入不克讓，武宗立，拜吏部尚書，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多知名，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入辭，帝勞之曰：宰相無內外，公國耆老，朕有關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疾求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起嗜學，非寢食不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忘也。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常

以疑事命使者口質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
宣子龜性高簡以光福第賓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幽僻構
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
郎君谷爲浙東觀察使卒弟式安南都護寧國劇賊仇甫亂
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之懿宗問方畧
對曰弟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右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
費式曰盜若猖狂天誅不亟決東南貢賦不入寧可以數計
乎兵多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京師
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閱
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用之集土團諸

兒爲向導擒甫斬之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斌
冒名爲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曰甫竊發不足畏澤城輩
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終左金吾大將軍

王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德宗命直東宮太子引爲
侍讀或言宮市之弊太子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稱贊
叔文獨嘿然旣罷太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
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
收羣情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由是重之宮
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

順宗

可爲將、它日當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士之欲速進者、率諸附之、與韋執誼、陸質、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爲死友、凌準、程异、因其黨以進、出入詭祕、彊藩劇帥、陰賂遺以自結、順宗旣立、以疾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叔文由蘇州叅軍拜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王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授、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葛復出、傲然謂天下無人、叔文以錢穀者、國之大本、操其權、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

叔文學士、詔出叔文、駭悵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由入禁中、伾爲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叔文日引其黨、謀取神策兵制天下之命、乃以范希朝爲西北諸鎮兵馬使、韓泰爲司馬、副之、宦官大怒、告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喪、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叔文自陳親疾病、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向之悉心戮力、冀天子知我耳、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劉闢爲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耶、吾將斬之、而執誼畏懦不果、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言

其領度支能興利除害文珍隨語折之叔文不能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為耶明日乃發喪執誼所為益相左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為太子憲羣臣皆喜獨叔文歔歔泣下太子監國貶渝州司戶叅軍王伾杭州人以書待詔為太子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叔文入止翰宗而伾至柿林院見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若沸羹伾尤通天下賕謝為巨價裁竅以受珍寶使不可出夜則寢其上叔文居喪伾日請中人起叔文為宰相且總北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平章事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大呼曰吾疾作矣輿歸第太子監國憲宗貶開州司馬死陳諫性警

敏嘗覽染署簿悉能言其尺寸色樣一經目終身不忘自河憲宗中少尹貶台州司馬執誼懼太子怒已以陸質侍東宮陰伺意旨解釋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他質惶懼出太子即位質病親臨問之尋卒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賜進士第為監察御史名重一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與之交叔文每稱禹錫有宰相器順宗即位朝廷大計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擢屯田員外郎馮藉權勢中傷士類人不敢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朗州司馬州接夜郎夸俗僻陋家喜巫鬼每

九齡粵人
舊以瘴厲
為歎欲悉
置放臣於
不毛誠不
恕也

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儉停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
歌使楚人歌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武陵夸
俚悉歌之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
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後九齡自內職出始安
有瘴厲之嘆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
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而後快意哉議者謂九齡開
元良臣而卒無嗣藏心不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也以感
諷權近久之名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立都觀看花
詩當路嫌其譏諷出為播州刺史御史中丞裴度言播非人
所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母子永訣恐傷陛下孝治請

稍內遷帝曰為人子者宜敬謹無貽親憂禹錫罪不可赦度
不能對帝復曰朕所言以責人子然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
州禹錫嘆天下學校廢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
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猶不耕而嘆廩庾
之無餘可乎貞觀初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人今室廬
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春秋釋奠
于先師斯止辟雍頽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下有
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孝惠高后間置原廟
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饗其
先祖况後學師先聖之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與其煩

禹錫以教
養無資而
春秋釋奠
乾沒者衆
欲省之以
立學校養
生徒非端
欲省祀典
然釋奠之
費能有幾
何卽省之
亦不足用
也

於饗孰若行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婚之儒者所宜
疾也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兗州
修孔子廟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玄宗與儒臣
議罷釋奠牲牢薦酒脯時林甫爲宰相議用明衣牲牢著爲
令今夔四縣歲釋奠費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
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
罷牲牢衣幣藉其資畀所隸州縣以營學室具器用豐廩食
增掌故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燦
然可復時不用其言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立都詩且言始
謫還京師道士植菴花其盛若霞今再過之無復一存唯免

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出、爲、蘇、州、刺、史、遷、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禹、錫、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善、詩、
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居、易、推、爲、詩、豪、會、昌、時、加、檢、校、禮、
部、尙、書、卒、年、七、十、二、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聰警爲文精緻流輩咸推之登進
士第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順宗卽
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
用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再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癘
因自放山澤間堙鬱感憤一寓諸文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

僕不幸曩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乃有舊遊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讐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其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

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爲罪。居蠻夸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慄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啁譟。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僮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忻。

忻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倘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鋼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厘為耕畔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官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末路厄塞艱艱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今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又何敢更望除棄廢鋼希分外之澤哉年少氣

蘇武娶胡婦亦可生
予子厚甚
言其愁苦

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夸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兼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慄慄然欷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以來消息存亾

不一至鄉閭主守者益以懈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
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闕者已四年矣每遇寒
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
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
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
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
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人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
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
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時月一搔皮膚
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

至言可感

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鳴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
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時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冊管仲遇
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無古人之實動
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
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
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
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
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
宣室倪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
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澳忍下

子厚二書
從報任少
轉答孫會
宗來此篇
王意與太
史公相同
處明明說
出

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博辨。雖欲秉筆翫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城。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亂嗣。有可付托。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衆忌其才。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

宗元久淪落。文思益深。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具奏請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州。會大臣亦爲請。禹錫得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令書庸視直相當者。還其質。已沒入者。出已錢助贖。宗元在柳江嶺間。爲進士者。皆師之。經其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時號爲柳柳州。卒年四十七。子周六。周七。纔三四歲。觀察使裴行立營護其喪。及妻子還京師。時人義之。宗元少時嗜進取。謂功業可就。旣坐廢。遂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文曰。雄深雅健。似

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其作賦自警有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與志相迎。不及則怠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行。宗元能知之而不能行也。論曰：宗元禹錫附會叔文，僥倖一時，遂債而不復。彼若不比匪人，自勵才猷，不失爲名卿大夫，惜哉。

杜黃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人。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矯詔欲誅大將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諸將狼傲難制者，黃裳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裴延齡惡之，十年不遷。貞元

末拜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韋執誼輔政，黃裳壻也。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耶？黃裳怒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爲留後，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憲宗不許，闢遂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議者以蜀險固難取，黃裳曰：闢狂慝書生，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宿將名臣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下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顧黃裳曰：時卿之功德，宗經播遷之後，務姑息藩鎮，每帥臣

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以金幣結左右
求節制方鎮選授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
齊法度裁削諸侯則天下治矣帝問治道黃裳言王者之道
在修己任賢而已簿書獄訟百官能否非人主所自任秦始
皇程石決事見強前史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
帝衛士傳食太宗笑之王者擇人任而責成信賞必罰孰敢
不力舜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至無爲而治豈必勞神疲體然
後爲治哉帝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秉還
宰相紀律張設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啓之也元和二年以檢
校司空爲河東晉絳節度使封鄆國公卒年七十謚曰宣獻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居相位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
下常所屬意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
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李演爲夏綏節度
使惠琳勒兵拒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
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寄幹吏錢數千緡并羶車一乘直
千緡遺黃裳吏於宅門俟候累日未敢送適見綠輿自宅出
從婢二人青衣繾縷聞知是相公夫人歸以告師古師古折
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亦唐之汲黯也

裴埒

裴埒字弘中聞喜人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憲宗元和初爲

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執政以情謂垺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不及知君精鑒爲我言之垺崖畧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拜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垺初爲承旨天子厲精圖治中外機務垺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旣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嘉納吐笑承瓘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垺誠使勿言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冗官垺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王承宗擅襲節度帝屢削叛族意欲取之承瓘探帝意自請往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垺言從史苞逆節

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以節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失勸懲之義帝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無功會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垺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可圖狀垺遣翊元往得其大將烏重胤要領垺陳從史暴戾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可因其機致之免興師之勞帝密使承瓘圖之果獲從史以獻因詔班師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時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倍其初而所在留州送使之物又降於公估以自潤故賦益苛民重困垺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

史綱 卷之九十三
州租調不足，乃取支郡以贍，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而南，民少息矣。垧器局峻整，持法度，權貴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垧獎勵使之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往謝垧，垧責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垧爲學士，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爲相，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相繼爲輔相，號名臣。百度修舉，朝無幸人。五年，病風痺，帝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垧之進，吉甫薦頗力，及爲相，多變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徙垧太子賓客卒。

李藩

李藩，字叔翰，趙州人。徐州張建封辟置幕府，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曰：公喪君，宜謹守土，何爲棄之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恨之，誣奏建封死，藩搖其軍，有非望。德宗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明其無罪。帝未之信，召藩入，旣見，帝曰：是豈作亂人耶？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藩與相見，藩不往。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請改名。時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大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於紹何誅？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勅尾批却之。吏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勅耶？裴垧薦藩有宰相器，拜門下侍

太子未爲
君時臣子
也故不
諱

郎同平章事憲宗問祈禱之事藩曰孔子止子路之禱漢文
帝敕有司祭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以
諂媚說之也且治于人者和于神人乃神之主入安則福至
帝說河東節度使王鏐賂權近求兼宰相帝密詔中書門下
曰鏐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
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
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事遂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之會
吳少陽襲淮南節度吉甫欲中藩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
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卒謚
曰貞簡

終

